北軒雜說 全

北軒雜説

金春澤著

詩關雎章所謂寤寐求之者愚竊以為宮中之人言文王之事按本章下朱子註固不明言文王之求之而亦未嘗曰宮中之人求之也其小註曰此詩是妾媵所以形容寤寐反側之事云云以此觀之朱子似亦以為文王求之也而特不明言耳至如胡氏直謂宮中之人欲得賢妃以配文王方其未得寤寐反側此於愚意未安宮中之人豈不願文王之得太姒而亦豈自至於寤寐反側耶寤寐反側唯文王之於太姒如此也未知先儒之意或謂以此屬之文王則恐其褻

於好色乃遷就於宮中之人耶然則尤所未曉不曰
大王好色耶不曰國風好色而不淫耶好色而不淫
不害為聖人況文王之求太姒為其淑女是好德非
好色也反側何據之有然惟文王之於太姒如此不
得曰宮中之人如此且凡文字不可兩用其意詩書
之文尤簡直又不得曰文王與宮中之人并如此也
若必以寤寐反側為宮中之人則下章所云琴瑟友
之亦可指謂宮中之人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且友
雖親愛之意宮中之人豈得友於太姒也惟朱子註
既有尊奉之語又曰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詩人

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此似并指宮中之人而
文王既得太姒與之齊體則豈不當尊奉云爾耶樂
則易淫哀則易傷人情然也而男女之際為甚惟文
王則不然且宮中之人被文王之化知文王之聖故
能形容其不淫不傷之實此孔子所以稱之而朱子
亦以謂可見性情之正者歟若惟自宮中之人言之
未得之時固不必傷既得之後其樂又豈至以淫乎
哉凡經註惟朱子外他賢之說有不敢盡從而朱子
於此既不明言其為文王之求之雖云妾媵形容又
有似并指處終未有以折胡氏者此愚所以疑也

書君奭篇史記孔氏葛氏諸說固不待辨蔡氏以為
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
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
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愚按所謂召公欲周公告老
者不特蘇氏之言為然朱子實亦有云云矣且篇中
殊無召公盛滿避權之意惟所謂其汝克敬德明我
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者似近之故蔡氏註曰汝若
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
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
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云

然此篇以前王為前人後王為後人言前人處甚多
其曰我不以後人迷及所謂讓後人于丕時者即指
後王也故呂氏註不以後人迷曰使君德開明令所
謂讓後人者亦若謂留俟君德開明然後讓還其政
權而已非必為召公獨欲以其官位讓其他人而言
之也蓋此一篇雖呼召公而言者甚言不可不留則
勸勉召公其周公所自勉實無異同既曰君已曰時
我又曰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又曰今在予小子旦
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曰襄我二人曰在時二
人曰篤棐時二人比等非止一二夫然故朱子曰召

公不悅蓋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豈不當以朱子之言為正乎然謂之不悅者有未可曉史記諸說既不可以致疑於召公若徒以聖賢相與講論進退之義則又安有不悅之心於其間哉夢將本篇反復誦味其辭旨惻怛動懇誠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矣而亦似有欲明言而不敢欲索言而不能之意蓋乃當時大難雖平疵纇猶在以周公之赤舄几几猶於其勲名權位之際容有不盡見孚於人心者召公相為憂急之切或有不能釋然於此而召公又方以老求

去故周公既自以為不可使退尤以二人之俱去為王室莫大之憂作為誥諾以達其志以風曉天下之聽而其於不盡見乎其不能釋然者則特以示言外之意而已也耶是或未可知也觀夫所謂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者可見周公之苦心至惻而其亦朱子所以喟然太息者歟

記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

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
子思始也註曰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為問則子思難
斥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為對謂聖人
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為之隆殺也張子
曰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守禮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
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子固不可違父
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記
又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
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註
曰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

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若是則伯魚之喪出母初不出於夫子意乎安有伯魚而敢違夫子以私喪出母乎且禮所以節文人情其可分情與禮而聖人則屬情賢者則守禮乎使伯魚果承夫子命而喪出母則是足以為訓於後人子思當遵而行之豈謂之過禮而難於為言乎記多有未可解者此等是已愚意所謂先君子者無乃不指孔子而指伯魚耶伯魚真過於禮而子思不欲斥言泛然以汙隆為荅耶所謂伋則安能者無乃謂伋嘗不喪出母今不可使白喪之云爾耶出母事亦係難言故其言畧而不詳耶庶氏

之世死子思雖嘗哭於廟焉因門人之諫而哭於他
室又對柳若之問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
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似是不敢喪之亡故也而其難於為言故然為荅者
其汙隆之說同意也耶
論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
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註曰傳謂受之於師愚謂為
人謀忠與朋友信獨非受之於師乎不惟忠信何
事而非受之於師者若曰吾日省吾身曰傳不習乎
云爾則正謂之受之於師而若忠若信若他事皆包

在其中矣今以傳不習與忠信為三省之目而乃謂之受之師者竊不能無疑也愚意傳乃書傳之傳而既省其不忠不信又省不能習熟於書傳也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曾子之言與此畧同蓋為凡人謀忠則其孝於親弟於長在其中謹而信愛衆親仁則與朋友信在其中至於傳習即所謂學文而其次於忠信之下即亦行有餘力則學之意也學文之文固非但謂書傳而自古聖賢未有不讀書而為學者況曾子質魯而篤學其所自省尤當在於書傳之或未習熟

爲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此句文義先儒之所聽瑩未知退為夫
子退耶抑為顏子退耶蓋以退與其皆屬顏子則惟
省之一字屬夫子也今以文勢觀之以為夫子退者
似得而退字之用雖或重或輕然終非可以用之於
夫子之於顏子者以其為顏子退者幾以退屬顏子
卽又以省屬夫子亦欠暢順其或以退與省皆屬顏
子其觀省其私三字如曾子所謂省吾身則文未知
其果不悖於文義耶而學記退息必有居學之註謂

如退而省其私云云無乃陳氏之意亦如愚所解否
也耶漢武帝退謂左右曰甚矣云云以退爲夫子退亦無妨耶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云云註曰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
稱也孟子曰陽貨矙孔子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
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其小註慶源輔氏曰但往荅
其禮而不欲見其人又新安陳氏曰往荅其禮禮也
不欲見其人義也語小註問陽貨矙亡此不並責孔
子亦矙亡不幾於不誠乎朱子曰非不誠也彼以矙
亡來我亦以矙亡往一來一往禮甚相稱又吳氏曰

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欵之非謂禮尚往来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術故權衡如此愚於朱子所謂欲其稱者竊有疑焉而以輔陳二説為是也至於不誠之説則愚亦不以為然也聖人之待小人固有如此者如於孺悲辭以疾而取瑟而歌豈謂之不誠乎惟朱子之必以瞯亡而往為相稱則所以不能無惑也孟子既曰孔子亦瞯其亡故朱子無乃讀亦字太實而仍為相稱之説耶蓋彼既有餽我又往拜只此乃謂禮之相稱者其於往拜之際必時其亡則正是輔陳所謂不欲見之意也不然而孔子必曰

彼其瞯亡我亦瞯亡以相藉云爾則不誠有不暇論而不義於君子而欲小人之行事者乎然吳氏之說亦有病蓋當是時孔子之意惟不欲見而已至於墮術其否非所計較君子固或墮於小人之術如孔子事既已往拜不可謂之不墮術且安知其遇諸塗者又不出於陽貨之要於路而必使之不得避耶君子惟為吾所當為而孔子之所當為惟不欲見陽貨而已為不欲見則不得不時其亡也既而遇諸塗則不得已而見之也朱子曰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

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其言之遜
而亦無所其詘也若必攺之曰云云時其亡而往者
不欲見也遇諸塗而見不得已也隨問而對者不終
絶也對而不辯者理之直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云
爾則似無容復議矣
桃應章小註朱子所引延平之語儘好孟子旣可謂
洞見舜臯陶之心延平又可謂洞見孟子之心詳其
所謂只是言聖賢之心具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
通之與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便是天也臯陶
亦安能違天與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

制者直截通暢而無餘蘊蓋孟子豈固以為臯陶終必致辟於瞽瞍而瞽瞍既免於償命則舜又何苦而棄天下哉要其所謂不能違天能為權制之道理已在於孟子不言之中此延平所以為洞見孟子之心者也至於南軒之說殊可疑或者疑以臯既執瞽瞍舜為得而竊之此已病於泥滯而南軒以為臯既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伸其竊負之義於後則恐其不及於延平矣蓋臯陶之執之舜之竊負而逃只是聖賢之心莫非天理人倫之極至處及其不得已則自有當行之權制安有今日執瞽瞍而因縶之明日

故寬其桎梏使舜可以竊之而逃者如是則恐其於
經於權俱無所據耳
荀楊固無足論朱子頗稱王仲淹謂勝於韓子雖論
其失處忽自附於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竊謂仲淹之
於韓當以學術勝之然其學術率自摹擬於誇中出
來韓雖不能擺脫時俗習氣而已若論其人物則韓
又恐勝於仲淹愚故以為諸子之賢者漢有董仲舒
唐有韓文公而已
韓文公以來諸賢大抵多因文悟道之人文不知是
何物而既以之悟道文武以之長姦所謂長姦凡為

異端者當之如朱之象山明之陽明亦長姦而已然近來未見有異端之學非他無父故也既無足以長姦則其所謂悟道者從亦可知也六一之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之以湯武為反逆南豐之以楊雄為箕子溫公之疑孟子及不以蜀漢為正統儘是錯差然其所見真實錯差非心知其非而強欲以自異也然則其錯者固錯而其他不錯者儘亦真實所得想其末年或有悟其為錯而改之者又未可知也古人為學蓋如此今人則不然一從前人之定論曰是曰非而未嘗自求其所以然故雖無

所舛差亦未有真實所謂如今之粗識字者孰不曰河圖洛書非妝妄謁武聖人揚雄莽大夫孟子亞聖蜀漢正統而吾未見其勝於歐蘇南豐溫公者不過浙東萬户中不省之人耳

嘗以為假使魯論中有曰子路請見南子子不見則先儒其當曰聖人道大必見南子此記者之誤云爾耶又有曰桓魋將作亂門人請微服而過宋子不聽則先儒其當曰聖人達權必聽微服此記者之誤云爾耶余未敢知也既以思之此等說殆所不可無者而一切如是亦自害事

孔孟之分於言語氣象可見或有未易言者嘗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八字不宜出於孔子之口亦不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予如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者又却渾然〻以七篇視魯論大抵不同其亦時勢有以致之歟

聖賢言語固有不同程子之葬親使周恭叔主客〻欲酒恭叔以請程子曰毋陷人於惡嚴矣又忠矣但使孔孟答此請其將云何若曰豈其有疾乎云爾則何如耶蓋有疾則大切以上飲酒況吊客乎

佛所謂識心見性便是大錯須曰存心養心又須曰

修身在正其心存心養心即躰正心以修身即用也若識心而已則不惟無以致用已自不及於躰初何以心爲蓋佛之視其心如視他人寶貨而爲之藏護愛惜而已彼豈不知心在自家不在他人而慮其散用寶貨之時當有許多事件故先自畏怯苟然退處於無事之地唯以藏護愛惜爲工夫而自以爲高殊不知其寶貨以不用之故被蠹虫之患而終亦不得爲寶貨爲耳

佛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吾儒宜以塵爲物〻蓋外物之物而法猶事也佛以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

吾儒宜以根為氣氣盖形氣之氣而意亦私也佛曰定慧吾儒則曰操存省察佛所謂定與操存異只如枯木死灰然所謂慧亦非省察乃指知覺而言耳佛曰幻心滅吾儒則曰私欲淨盡佛所謂幻心非必私欲乃天地間許多道理自君臣父子之間所當為者皆謂之幻心

佛以地水火風空見識為七大所謂地水火風豈有他哉吾儒即可以五行言之佛曰四大交而神發其知儒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所謂空者吾欲改以天朱子論釋氏曰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

都做虛空說了此吾所以欲改空為天者也其言曰依空建立吾欲改依空曰躰天且其分見識為二者又錯吾欲改以知行為

學問之別為名辭非惟後世事其實自孔子時已然蓋三代盛時則人之為學如農夫之耕田商賈之行貨至春秋而學遂廢孔子以生知之聖無師承之資而直接堯舜周公之統然御與其徒為天下所不為之事安得避其名哉戰國以來僅有孟子歷秦漢隋唐累數百年而始有周張程朱學問之人既不常有故世俗之視學問亦為非常可異之事其勢然也朱

子以後學者繼起宋元之間殆難僂指至我東 宣
廟之世士大夫爭慕為學問薦紳山林所在相望則
學問之人不患不多也然其中固自有卓然可繼先
儒之統者而其他又豈無可論於名實之際哉愚謂
西山之心經退溪之節要豈不誠好矣而學者之有
名無實不得不曰二書之所致也朱子晚年與劉子
澄黃直卿等書其意無亦以為憂也耶
聖賢所以遭時任道各有不同孔子之大無論已如孟
子自任以距楊墨也程子自任以傳孟子不傳之學
也朱子當宋之南渡自任以承先聖作春秋之義也

退溪當己卯斬伐之餘未暇於擔當世道雖自任以由吾身而傳絶學也栗谷得君行道自任以經濟大業也若夫尤齋之時則小人之憂甚於揚墨虜狄之變加於南渡又遭 孝廟聖主其所自任實兼孟子朱子栗谷三人之事其志然也然人之資與學本多不能充其志且竊見尤齋自以其與 孝廟如家人骨肉之間常思與王室同休戚無異古所謂親臣者是則前古聖賢之所未有而其忠卒不免於小人之禍者歟

尤齋録吾先祖沙溪先生事曰先生議論忠厚和平

絶不為剞核之言而至於是非邪正則極其嚴截鄭
晓翁印送松江稿其跋文有曰孽臣秉栢先生逆取
筆註其傳曰孽臣即李山海也吾先祖未嘗任世道
之責使其當有為之會則其所樹立蓋可知也凡賢
人君子之事亦惟時也義也不必皆攙當世道唯入
則孝出則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不出於戶庭州
里之間而道其可勝付耶然苟不嚴於邪正之辨則
便為鄉愿不可不察也且古之鄉愿同流合汙而已
今之鄉愿甚不為黨邪害正之歸者幾希是又可懼
也李澤堂尊尚慕齋慕齋豈不盛哉然其特加尊尚

則無乃謂其無弊而然耶自古固有無弊之弊難以
一槩言也其論南滇事則未必非至論矣
白沙嘗謂程門諸子能為韓富事業否此亦不可無
之論也且不惟此也苟使游夏之徒得君行政其視
鄭子産晉叔向輩何如耶然愚謂不必如白沙之立
論惟曰韓富之才而為程門之學子産叔向之賢而
摳衣於闕里之堂豈不尤盛矣云爾可也
姜太公始與伯夷為二老終與周召為十亂固亦聖
人也以其牧野鷹揚之故為千古將帥之師而將帥
本非聖人之師不可為而觀於其以敬怠之說戒武

王則亦可知太公之爲太公矣梅月堂謂川魚鳥詩
固有爲而作若只論太公則殊似未安矣張子房諸
葛孔明非爲吾儒之學者而爲先儒所賞至如康節
之盛稱狄仁傑朱子之與趙汝愚同事此等又可以
見儒者之權衡度量矣夫
自古撥亂反正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者未有大於
仁廟癸亥事然謀臣策士之功無與也謂出於諸公
一時之忠義又未可也惟自在潭沙溪淵源之間所
講明而觀感者出而叙彝倫於既斁之後若是守賢
者之有益於人國家也所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

非耶
伊川曰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〻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所謂義以上更難說者須熟思之有得凡事義而已又有何物在於義之上而當有之又何以曰難說耶小人得之可以假權而濟其私君子得之可以因權而盡其義唯權最不可不慎然唯不外於所謂秤錘之輕重如以嫂溺之重而較手援之輕以君死之重而較衍器之輕是也平居而援嫂無禮矣謟貨而通賂與穿窬何異哉故曰何物為權義也時也雖然秤錘輕

重而至於援嫂行賄亦與所謂枉尺直尋者不同此
又難說在人所遭之時所處之義如何耳
禮因人情此蓋出於戴記亦程子之言而世俗輙以
爲口實是不知禮又不知程子之意者也夫情有公
有私禮者因人情之公者也世俗者爲人情之私所拘
者也只知禮無子則立族人子爲後是因人之恩其
先祖與己一氣之情此情即公也世俗或以外孫主
祀是不察天不欲非類之理而拘於其自我生出之
情此情即私也推此類而從禮意庶乎可知矣
尤齋在朝建白著令禁同姓異貫者之通婚此既禮

之大者又私為異姓遠親通昏之議士大夫多從之者蓋我國昏嫁之避異姓遠親可謂有分別亦似無害而其案非古制而出於陋風也自尤齋立議以後士夫從之者只喜其昏路之廣而已乃若尤齋則欲以稍復古制其亦出於東周之意歟余見濟州人雖所謂儒品或有高與高為夫婦者高無異貫極可寒心然避異姓則此以北尤嚴濟於國中又最陋固不足責而推其本則大抵出於夷狄先母後父之俗余於此益信尤齋之議為非偶然也已

蘇季明問於喜怒哀樂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

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才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朱子曰程子才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又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又曰未發更怎生求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延平與朱子書曰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作何氣象西山曰朱子於呂氏求中之說楊氏躰所謂中之說皆深非之及為延平行状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所謂中則亦呂氏之說也黃直卿曰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

宗本原洞見道躰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
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
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已發蘊李明以求字爲問
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問延平
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
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
是蘊日下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
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
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又曰只是要見氣象問此
於楊氏躰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

些病那躰聽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也發若觀時恁
着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躰聽是着意觀只恁平常
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愚按此係學者之所共疑
難將何所適從耶盖季明之說分明差程子辨之分
明是朱子既自以狀語為太重又曰有些子偏則勉
齋所謂並行不悖者似涉泛然而或欠辨析然所謂
驗未發時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又本異季明說有間
盖自聽而觀自觀而以不觀觀之有輕重底意思非若
直欲求之者細思之可得且須以程子所為靜中有
物朱子所謂湛然淵靜聰明洞徹陳氏所謂不比禪

家寂如空如等說反覆參看
動而生陽静而生陰有此生字似不若只曰動而陽
静而陰之為簡切也今觀朱子近乎問荅想朱子之
疑始亦在於生字矣朱子問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
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
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
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人物
之心如此做兩脚着不知得否近乎荅太極動而生
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静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
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是又就

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
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衮
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
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
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為喜怒哀樂已
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

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常不足大
德必得名位壽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死豈
非氣使之然耶竊疑氣雖不同然聖人在上以和召
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春秋戰國刑殺慘酷則氣

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
朱子曰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了愚謂氣之所
使豈特孔子無位顏子夭死而已且無論從古以來
善惡禍福之乖謬即如堯舜之子有朱均文王之子
有管蔡不可不謂之氣非惟此也凡人之不能皆善
而有惡則是固氣爾聖人召和則氣醇戰國刑殺則
氣變亦然矣但堯湯之時宜無人事之失而乃有九
年之水七年之旱既是理不能勝氣者且無論人事
之相關其至凡在天而薄蝕凌犯在地而崩圻沸騰
以至草木禽獸百物之變怪妖孽皆氣而已大抵理

常而氣有不常凡天下反常之事皆可諉之氣其在
人則所謂善惡是已不能皆明而有昏不能皆强而
有弱以之不能保其理義之性而爲血氣所誤者亦
爲反常而已曰既言氣不常是又言理反不能勝又
言元氣薄了氣既不足且薄則理豈有不能勝耶曰
所謂不足且薄與理不能勝者其説似離而實合其
意似窒而實通先儒以商辛爲下愚人必曰商辛之
氣强而吾則曰商辛之氣甚不足且凡所謂氣勝者非
氣勝乃氣薄也必如孟子所云至大至剛塞乎天地
之間然後眞能是配義與道者而氣無不足理無不

勝矣氣既醇正而隨於理氣豈惟人也所謂天地位萬物育即不外是矣然理與氣不相離氣之反常者亦理而已先儒固常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造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則不反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為呼也未學或易聽瑩於此蓋人繼呼便吸真若吸既往而為呼者矣只如冬月以扇遮面呼氣在扇面成水見日而消盡此最易見安得更吸扇面水氣而為呼乎然則人之生死物之始終即此可知豈惟人物雖天地猶然蓋人之呼吸往來即太極之陰陽屈

伸以至此天地消盡後天地開闢亦係太極事而其往而不反之理則同也

禽獸與人絶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斲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誘蓋謂可以誘以為善亦可以誘而為惡云爾然程子此言似有欠闕惟性善良知之說不可不並舉也但曰嬰兒飲乳及其長而知好色亦何嘗學而能哉此告子所以謂食色為性而後世以慾為理之說不勝其紛紜也且禽獸豈止營巢養子如

豺獺之祭先睢鳩之有別蜂蟻之君臣鶺鴒之朋友皆不待教而能如此然其不能推故終於禽獸而已人以最靈故能具五性有良知可以施教可以受學其或無教不學則至於剛暴其良心不免與禽獸同歸為凡人與禽獸所以閒者以有教無教而已此師之所以與父一者歟

吾曾祖既殉義於江都始奠遺骸於交河之江上時尤齋在黃澗徒步往哭焉黃之於交五六日程也其至誠強力如此〻固不但為平日朋游之禍變慘痛之情而已

吾家滄洲府君之於美村其平日言語全無所饒至
每謂尤齋曰君之吉甫且休說道其意蓋嚴矣吾先
考嘗以為尤齋作美村墓文作而寓意孰如無作是
所滄洲之意也抑尤齋所處要亦有精義也歟
嘗聞慎齋謂子弟門人曰子讓不至如秦檜此係賢
哲權變宜必無差雖凡人亦有去甫者矣然慎齋此
言似在出城之初及其有末後事則慎齋當復有定
論矣蓋完城既削清陰卜相其入奏前席曰臣聞尚
憲卧而自結其頃天下安有卧結而能死者乎誠可
笑也又曰尚憲決非相先故臣不敢書入後雖有大

是非臣亦不顧又曰以死為名而不死世間安有楊
州鶴乎　仁廟所答有曰如其真死而救之則其子
賞之可矣若不欲死而詐救之則其子亦有重罪矣
完城又曰彼既不死從可知矣云
當羣小搆罪請除之日吾高祖恭判府君以大憲劾
柳碩等啓曰國家遭罔極之變為社稷大計不得不
用權以紓禍而苟無一綫守經之論惡在東方禮義
之稱也金尚憲當天地變易之日不忍主辱敢為死
守之論其論不售求死不得既已永訣於聖明所以
不覲於還宮之後其見雖隘而其情可悲焉可執以

為罪矣柳碩等不恤公論徇主私見搆成極罪必欲置之重典其棄時逞憾之情在所難免而況不事汗君之説苟非出於金尚憲之口則為臣子者所不敢筆之於書而碩等急於搆罪自為是語而勒加於人不之顧忌此何心哉舉措不美物情甚駭不可一日仍帶其職請掌令柳碩朴啓榮等並命罷職

嘗聞李相國翻當丙丁之亂為胡所獲胡問在相國謾對以大監胡即以此呼之蓋時相國纔十許歲而其器量已如此且相國在胡中見我國被虜婦女事甚詳常切憤痛其後窃囑子弟曰慎勿與某家某家

結胥云蓋被虜婦女固有衆所共知者而其隱而不著者亦多故耳此既非所可揚言故未敢以問於相國子孫而懇余所聞亦不虛矣且聞吾家內外諸長老之言則所謂隱而不著者果多而其或氣勢所在則尤不敢指斥而亦有不忍許胥者云

昔余兒時往西浦府君旁適值府君赴衙但見窓壁間有休紙一軸棄置者余妄取而披閱其中有一文字草本宗府君親筆也盛言尹鑴之兇欺世盜名於一時而仍及閔老峰諸公見欺事末言李青湖獨能先知其為小人狀而其文無首尾余亦覽而置之後

思之似是府君為賓録堂上作史時所自記草者而偶未焚燬以入余眼也余以史事禁秘不敢以問於府君而至今猶思其所論之嚴峻比府君常時言議又甚矣

先考嘗言尹鑴狀貌如鴟鳥無甚可以動人而初間諸賢多為其所欺老峰尤甚文谷亦嘗進見鑴而自書其刺曰安東金某盖一時見欺旋即覺悟固無傷於諸賢而小人盗名之弊甚可懼也云

壬戌年間一名官進見文谷從容曰 上心之每如今日何敢信乎文谷正色以温公祚宋之語荅之名

官不聽其為論議雪欲媚悅西黨以徼利於他日未幾身死至己巳乃得贈職賜米之報云

當先考與仲父議草先祖考行狀也西浦存君詒之曰癸丑春伯氏承命往審寧陵之時吾亦以玉堂官當往伯氏謂吾曰既知遷奉之不可而顧慮不言則非人臣事君之義吾欲將言之然此事終必為禍根兄弟何必俱往云此不可不錄於狀中也蓋先祖考平生赤心為國不以一身禍福為意者據此亦可見矣仍記先考為禮官時辛巳壬午兩度參議皆無所屈撓於時輩之言人皆危之先考輒確然不動曰吾

為春宮無違於禮而已竊謂後世子孫出身事君當以兩世之事為法

當年已賜盡之舉諸公卿章皆上疏請全恩先考以為此舉覩既不可止又不敢況聖敎昭然既曰為世子則在何可容喙於其間遂無陳疏之事其時諸公惟李左相世白意見與先考同吾岳丈李參判問李相曰大監何獨不上疏李相嘿然曰吾丈拙不能製疏耳

乙亥年間宋參判光淵卒其時為史職之人與余談話泛及宋台仍問曰宋台當以為何如人余又畧應

曰宋台自有大節未知其人欲於史草書卒之下有所褒揚故云然耶蓋當中宮復位之初諸宰有數府之會其中一宰書邀宋台則宋台答曰為張氏立節台獨為之

左齋受後命之日謂子弟門人曰吾平生無可稱惟有復貞陵一事耳此殆有微意而言之者蓋時坤位已廢故也其自濟州被逮渡海聞廢報則號哭不進食病以添劇云

嘗謂真西山心經之後真學絕罕胡元瑞詩藪之後好詩無聞然為學而不可舍心經論詩而又何可廢

詩藪乎但詩藪儘有偏處且詩須寫出實情真境而
胡乃以為滁州雖無兩澗不害有韋應物絕句此等
却又不是
論詩且休千言萬語惟知宋之猖狂明之假飾盡
可戒而已此其要法若夫性情才氣在乎其人爲耳
子瞻高處或以淵明太白下處自不免猖狂山谷可
戒者尤多自學者言之簡齋或勝后山如宛陵未見
有可戒而其可師却不若簡齋放翁豈不自消乎道
而猖狂處甚於子瞻明詩大抵如美人障子豈不眩
目無以致情惟弇州稍黠間有類子瞻者其論子瞻

曰雖不能為合式亦足以為吾用滄溟長律儘有絶
唱空同豈不亦雄健哉然欲求明詩之最勝者當於
弇州集中所謂顙子膽者得之弇州詩如時請轉自
饒封事箴𥨊猶聞罷上供豈非家人語然且諱家佘
窮哂之所謂壯静才氣未易遽言然自古能詩者未
必皆高人達士亦或多姦雄浪子而惟庸俗之人鮮
有能詩
言語文字實有古今之異亦不係其人之賢否古人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何嘗曰時人不識余心樂將

謂偷閒學少年古人曰百甫君子不知德行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何當曰一般清意味料得小人知古人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非我思存何當曰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古人曰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曰對酒可以當歌遠行可以當歸何當曰濁酒三盃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然所謂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所謂明朝試捲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盡好如感興詩袁家以來殆未或見

東方之詩翠軒為最但以其少時所作或病粗率使

假之年當勝東坡其才然也然余恨其取法不高或
有自以謂法高者才又不逮如蘇齋絕口於繩
墨之間而似不知九方皋相馬之術者東溟其亦傑
出矣而要不出明人軌度耳其他又鮮有可觀各家
西浦翁古詩短律本諸風雅出入騷選唐宋多有絶
佳處未知薦論者何以處之也
西浦送人赴燕詩曰雪中飛鳥絶之子欲安之遼野
去無極燕歌聲正悲愁雲漢陵樹落日信公祠此地
難爲客應多弔古詩宋明以來殆未或覩而所恨者
依倣唐人褒斜不容幰之詩耳惟宣城集中有曰遠

別秋將盡西征月屢弦塞鴻方接翅汶柳已無烟落
日重江水高風一葉舡何須問行止吾已付蒼天曰
聖君天覆蔽程近慈母年高別語難徒有微誠懸北
闕不敢斜日迫西山書傳驛使歲行盡春動邊城風
更寒氷雪崢嶸江海濶杖藜矯首乍雲還甚在南海
曰萬木森々凍欲摧海風終夜吼成雷燈前有客讀
周易地底微陽回未回
西浦於唐人短律獨取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之
句於宋則疎々一簾雨淡々數枝花余嘗過全州有
詩曰曠野蕭條過重城寂寞投青山百濟國落日鳥

花樓浪迹歸遼鶴殘生逐海鷗昔年游覽地回首意
悠悠西浦極加稱賞批以逼古
昔余謫居金川也金三淵適到白川送示其游覽諸
作其甘露寺詩最佳詩曰萬里江山勢蕭條此寺殘
成虧麗代了同異潤州看護井叢篁碧當樓古木寒
停舟不終日興感浩無端余以余朴淵詩寄之詩曰
朴淵目擊勝前聞奇處須將氣勢論震搏雷霆渾覺
日騰凌甲馬自千群憑厓恐失傾危足出洞應招辟
易魂不測潭中龍抱子更愁咫尺作風雲
錢牧齋歷舉李于鱗詩中蹈襲古人之句甚多發奸

摘伏殆無遺蘊吾固不喜于鱗而亦歎牧齋之太刻
也金息庵以于鱗之文有每飯不忘之語謂漢文因
而食監聞趙將之事所以每飯不忘鉅鹿而于鱗截
取其語不自覺其謬息庵此言亦儘明覈吾謂于鱗
之自視何如而以詩則被牧齋之踐蹈以文則為息
庵所詬譏其亦可傷也已雖然于鱗亦豈可易言其
游華山記東人豈遽能句之哉嘗聞老齋以此文試
人吾亟取而試問於儕友皆莫能曉唯李士復喜之
信口讀過無艱滯矣焉
文本於道一而已道莫尊於孔孟故文亦莫盛於孔

盖自孔孟以後則文有韓歐道有程朱文與道始分焉此殆天地間一大欠事謂韓歐未達於道故其文猶不至則固可也謂程朱之有歉於文或由於其深乎道則不可也然思文與道之所以分其亦出於古今之變運氣人事之致然者歟

朱子之文如禮記如孟子或如韓子亦不可謂非文之盛者而終若有歉焉則以其不免拖長散漫之病而已

朱子曰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而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

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托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愚謂論文亦當以朱子此論為準凡後世為文者其或有實或徒尚浮華皆可按驗已

伊川謂古之學者唯務養情性今之為文者專務悅人又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作文不知聖人攄發胸

中所蘊自成文耳又曰游夏何嘗秉筆學為詞章愚謂聖人何嘗作文唯不養性而只作文則不可且作文豈是與養性之事判然背馳者聖莫過於伊尹傅說周公而訓命及七月詩不可謂不作文又不可謂不悦人所謂務悦人有公私是非若伊傅周公之務悦人乃欲以感動人主非如後來欲窃科第者比而今觀其文豈是卓然攄發而成者其必秉筆易藁無疑也且如周公旨欲使成王知稼穡之艱則招致一田夫朝夕道說豈不詳悉或周公自為道說於咨嗟吁咈之間有何不可而必為詩令瞽誦之其欲悦人

庸有既哉想春日遲遲采蘩祁祁等語尤能以感動
成王矣動人之道言之不足而有文文之不足而有
樂蓋文者居於言語音樂之間荀曰聖人不作文則
樂亦不作矣至於游夏之擅于樂記觀其製作之躰
豈可曰不秉筆而學哉伊川此言似乎過高不然則
以文詞非其所好故然耶朱子劇好古詩楚辭不唯
好之蓋嘗傚而為之頗有似之者朱子固亦秉筆之
人也
朱子諸封事固與二程奏䟽之文不同其過宮䟽又
極意作文諸書如與葉端黃端明等又自別

盤庚五誥人謂險怪古人言語本自如
此即伊尹所謂撼發而成者既知盤庚五誥之為撼
發則與伊訓說命等豈非愚所謂作文者耶
易乾卦文言以書之二典兼詩之大雅諸卦君子以
之下雖寂寥數字其文皆燦然繫辭及論語齊論孟
子萬章禮記諸篇文體大抵相似
六經之後有西京西京之中史遷為最賈傅粗章董
相近後惟劉更生醇深典則諸儒之所不及
孟子史遷之文若行其所無事者其後有六一殆庶
幾爲昌黎學孟子處固好而亦好揚雄故或欠自然

愚謂左丘明司馬相如楊雄之爲後人害不少若莊周屈原勝於三人蓋莊近孟子屈近史遷

爲文亦不可一切欲行其所無事觀於易詩書可知然楊雄自謂學周易而未見其能學周易也且深究而極論之易詩書亦不可謂不行其所無事者大抵偏正眞假而已如楊雄之流偏爾假爾雖然不善學孟子史遷者又未見其能正爾眞爾愚故謂劉更生歐陽脩儘難得

凡爲文不能不要好又不可不要自然蓋自然而好方眞好其要自然乃所以要好

明人東人之於文雖各不同其不能以言為文則同明人假飾可謂之文而不可謂之言東人非文亦非言其勢固宜如此明人之視為文如捕神鬼捉蛟龍人所不常為之事東人如閭巷賤人陽為知文字之狀而羞澁不能信口發言者

東人之文大章傷於四書註疏其自以守正者多支離緩弱其尚奇者以支離緩弱之資地而稍取明人糟魄以假飾其字句而已雅簡易閎奇而不假飾谿谷守正而不緩弱宜其並時詞壇哉然二公各有遺恨須合二公為一然後可以望風歐曾之門矣

无齋之文盛矣簡易谿谷之後一人矣然有可論且其欲學史遷處不如其純出於朱子者息庵嘗曰樂全勝玄軒春沼勝樂全是謂已又勝春沼也樂全春沼之文余未之見焉雖息庵豈能勝玄軒大抵皆有得於明人者而玄軒較沖澹此則又就其中有古今之變朱子歎世俗為文都是假底而舉其聞於人者曰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東人為文亦有用此法者然減字法不至甚雖

雖欲不稱矣身而稱臣未知法官之背受而書之者
故也
古歌詞自舜皋陶及夏五子所爲至周詩之被管絃者其音律節族皆當合於樂而樂既亡歌之音節亦無得以考爲後世之歌與樂固非古之歌與樂而然其自相諧合則不害謂今猶古也東人或效古人爲歌詞而所辨唯四聲其中清濁虛實則昧然不知何能與中華樂律相合哉其以本國言語爲之者不論其自合於本國樂律與否就其辭意或多悠揚婉切真可以動人聽感人心者不唯勝於效古之歌詞其

視詩文諸作又不啻過之無他真與假之分也諸詞中如鄭松江前後思美人詞又其最勝者嘗聞清陰劉好聽此詞家內婢使皆令誦習吾家老婢春臺者兒時逮事清陰至老而猶道舊日事能誦其羅幃寂寞繡幕虛等句清陰之好之如此豈無所以然哉

松江前後思美人詞者以俗諺為之而因其放逐鬱悒以君臣離合之際取譬於男女愛憎之間其心忠其志潔其節貞其辭雅而曲其調悲而正庶幾追配屈平之離騷而吾家西浦翁嘗手寫兩詞於一冊書其目曰諺騷蓋亦以為可與日月爭光焉耳保釆濟

州又以謫仙別思美人詞追和松江兩詞其大意以為彼娘子猶嘗陪侍君子於白玉京廣寒殿寵愛嬌態剛雖遇災殃而被斥逐亦不必永傷唯此娘子未嘗一承恩於元鴦枕翡翠衾而乃獲罪遠放無因緣而有離別最為可恨其命意措辭若兩娘子相遇而答問者然蓋古所謂妾彼諸姬聊與晤言之遺意而其辭比松翁益婉其調比松翁益莊即賤臣今日所遭罹者然也記余頃年置對之辭有曰矣身雖不能以巖勢之前竊求科露一命以獲近於清光而顧以家世處地不容自疎生成保全其恩罔極之故斷斷衷

悃實有加於朝夕左右之臣常以愛君如父自誓於心此固余之情實則歌詞之作亦其宜然而以余今目所處如是攄發恐非臨默之道且詞中指時人則曰楚之纖腰燕之美貌長袖清音非不好矣而豈盡有精誠守其自況則曰竹釵所插之首長向於君布裳所着之身爲君而潔比尤恐其觸諱而然中心所蘊感興而發自不能已也古昔今聲調詩奚取於聲取其善於音而妓亦習音者也且君臣之義非其所可知而男女之情乃其所備諳者情苟感焉則其發爲聲音愈足以動人矣今以此詞留傳於州妓之善

歟者使後之聽之者得因其辭而究其意是余尚可以遇知已也李東岳聞唱松江詞詩曰惆悵恋君無限意世間惟有女娘知女娘固知之而如東岳知女娘之知之是即知松江者也安知後之君子不更有如東岳者歟

小說無論廣記之雅麗西遊水滸之奇變宏傳如平山冷燕又何等風致然終於無益而已西浦頗多以俗諺為小說其中所謂南征記者有非等閑之比余故翻以文字而其引辭曰言諺文字以教人自六經然甭聖人既遠作者間出少醇多疵至稗官小說非

荒誕則淫靡其可以敦民彝裨世教者惟南征記乎
記本我西浦先生所作而其事則以人夫婦妻妾之
間然讀之者無不咨嗟涕泣豈非感於謝氏處難之
節翰林改過之懿皆根於天其於性而然者其憤痛
裂眦又豈不以喬董之惡哉不惟如是推類引義將
無往而非教人者所謂放臣怨妻與所天者天性民
彝交有所發則如楚辭所謂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
之逸志則又庶幾乎詩是烏可與他小說同日道哉
然先生之作之以諺蓋欲使閭巷婦女皆得以諷誦
觀感固亦非偶然者而顧無以列於諸子愚嘗病焉

會議居無事以文字翻出一通又不自揆頗增删而整釐之然先生特以其性情思致之妙而有是書故於諺之中猶見詞采令愚所翻反有不及焉者昔太史公作屈原傳歐陽子叙王氏婦事其文與兩人節義爭高愚誠美之而自無以稱謝氏之質然庶幾仰述先生所為作文教人其意非偶然者是愚之志也覽者恕焉

所謂愼獨之獨朱子於庸學皆釋之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大學小註陳氏曰此指心所獨知非指身所獨居此固然矣且能愼於心所獨知則其

慎於身所獨居有不足言矣然則心所獨之者固已包身所獨居而在其中矣然庸學所言慎其獨寔兼此兩義而並言之而陳氏之說或太辨而未備矣按大學記曰如惡〻臭如好〻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此則謂心所獨知也然即承以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云〻雖其下以為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如上文之意而其曰閒居即所謂身所獨居也既以獨居不善為言而終之以必慎其獨其所以兼兩意而並言之者可知也朱子釋閒居為獨處而陳氏又曰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

同此旨所以疑其太辨而未備而害意朱子所謂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亦未嘗不兼身所獨居而言之者也故於其下十目所視大文之註曰幽獨之中云云幽獨亦指所居也至如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隱既暗處則是亦居也又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註曰承上文莫顯乎隱云云又曰此謹獨之事也所謂人之所不見亦似指居而況其下引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而謂爾室豈非身所獨居者乎故朱子釋此詩曰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云云此又朱子所以兼言之

者可知也

萬章問舜何爲號泣孟子曰怨慕也朱子釋怨慕曰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君子不可怨人況怨父母乎凡爲人子者不可怨父母況舜乎朱子之以舜爲自怨而非怨父母者其不以是乎然萬章再問所謂勞而不怨然則怨乎者其謂自怨乎抑謂怨父母乎苟謂自怨也則自怨有何可疑而問爲乎苟疑其怨父母也則孟子何不明告其自怨而非怨父母者如朱子之言乎孟子所引公明高之言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者朱子固以爲自責己有何罪非怨父

毋以曾益以解萬章之疑乎抑子之不可怨父母亦
萬章之所知也其所以疑於怨乃謂其自怨者孟子
且知之故遂無所明告此言其自怨之辭乎然則自
怨雖異乎怨父母而亦豈非子道之所宜而為萬章
所疑乎抑怨之義近於恨怒而差別且凡字義隨其
用而有輕重公私之不同雖為子者亦無不可以怨
父母者而孟子所謂怨非必謂其自怨也乎高子之
以小弁為小人之詩以怨則是謂怨父母乎抑謂自
怨乎其疑與萬章同乎匡乎其詩曰何辜于天我罪
伊何朱子曰怨而慕也又謂舜蓋如此高子其亦以

此為自怨乎詩又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又曰君子
不惠不舒究之其或以此為怨幽王乎且自怨豈足
為小人乎孟子曰小弁之怨親〻也此怨固謂其自
怨則其曰凱風不怨又謂何怨乎其詩曰母氏聖善
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非所以自怨而
自責者乎然則非謂其不怨母乎其所謂不可磯者
又何謂乎自怨豈至於激而遽怨乎朱子曰舜猶怨
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自怨誠是則何以加猶之
一字乎小弁苟為自怨則舜之事也何止曰不為不
孝乎抑謂怨其親乎若謂怨親則朱子之言豈宜有

前後之不同乎後見二程全書曰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延平曰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處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仍引明道數廊柱事謂不但看文字為然凡作文字章如此愚頗驗之如杜脁羅因賞海月為詩要做一佳聯鍊琢取舍久然後成曰碧海渾無雲一點長風獨與月俱來當時自謂得意後見之殊不惬一日坐寓舍偶歸目章意信口而吟曰落木無邊聊遠望浮雲何事又南征方覺其境與心會得詩之正理不比前聯之些鍊琢而反不免滯礙者理固一也然作

詩苟無從前鍊琢之工則章意就之亦未必如此為學而止於倥侗之中冀其略緯之效則許多廓柱豈果如初數之數而恐全未有所據殆學禪者之不如此逕乎所以有立志已定心處澄然之訓凡立其志儘有曲折心處者又不能自澄然要有所致然夫然後可以言略緯矣如東坡論勇勇苟無素畜更何有得於翻然忽然之間乎

羅先生山居詩曰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是晚宋音調下曰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所謂寡與真堪笑不但語拙有不能安之意

又似涉於自矜乃不能安其自矜其病一也豫章不應如此註曰此一句似非者得矣邀月臺詩曰矮作墻垣小作臺時邀明月爲襟懷佳矣下曰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其庸人云〻頗似明道所謂將謂偷閒學少年者明道此語與其所謂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者出於二人謝氏之謂其曾點一般者殊未可曉詩出世情而以明道豫章不免有可議如此豈不難哉延平既以長庚庸人句不愜人意而豫章改之則曰也知鄰閣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盃此又未善所謂非吾事者語既迫且隣閣行藏皆

頌子事甚為謌儘宗而乃結之以付酒杯此又何如
凡皆不但為詩病而此甚可歎也
所謂心與氣合追平之意固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
要見氣與心渾然一躰流浹也而只讀此四字不待
分別菊撓而分明已見其為病語夫既曰其為氣也
配義與道而又曰心與氣合是似於心在此道氣在
彼道既曰危微精一而從而為之說曰道心為主人
心聽命是似於道心人心為兩箇心大抵宗賢之言
詳故反涉支離盖亦有不得不然而然者耳
三仁事胡氏以為微子以存宗祀為重箕子天畀九

疇為天而非會生朱子既謂未善延平辨之尤悉有
曰存祀九疇皆後來事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
瑩澈耶誠得矣然論語集註謂微子去之以存宗祀
此為可疑愚謂古人論三仁者多恐皆太費說話唯
諫於君而不聽則固有去之之道微子初非不諫與
箕子比干何異至於或去或囚或死皆出偶然設令
紂殺微子於未去之前及不囚箕子而殺之為微子
箕子者其將奈何又設令比干極諫而紂或終不殺
則比干豈應如蓋次公之自到胡氏謂比干三孤以
義鄉君以存人臣之義夫以義鄉君誰則不然且三

人者皆紂之至親又豈以三孤加重微子而去矣設
令紂之於比干既終不殺則安知比干不忘去之也
蓋其去也因也死也畢竟不同而其至誠惻怛未或
有私意計較則同此所以曰三仁也如後世所謂爲
永昌死爲大妃死恐不免出於計較且凡名賢當死
而所就不同者無論其人已自存形跡至其子孫門
生互相疵議轉爲讐怨者或多此皆私意所致其視
三仁何如也